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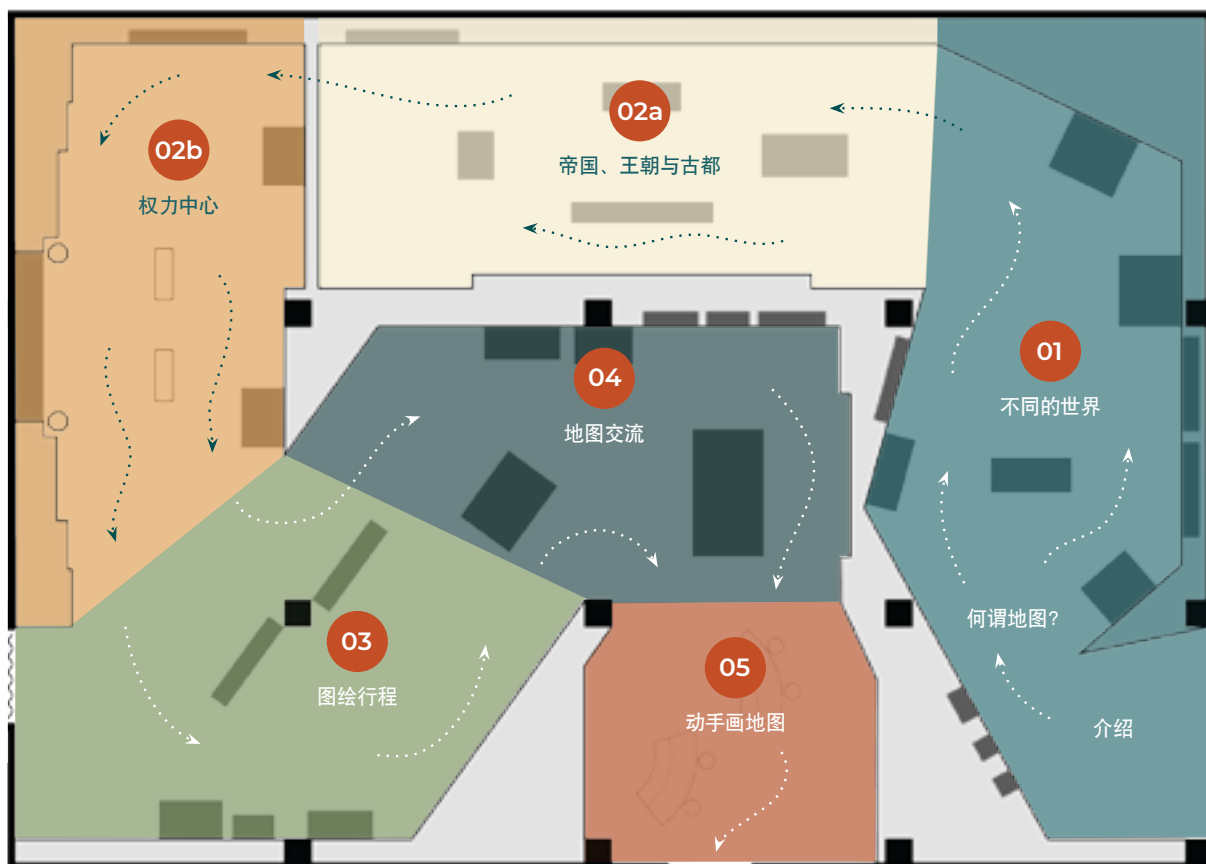
一图一世界

亚洲地图的观点

展览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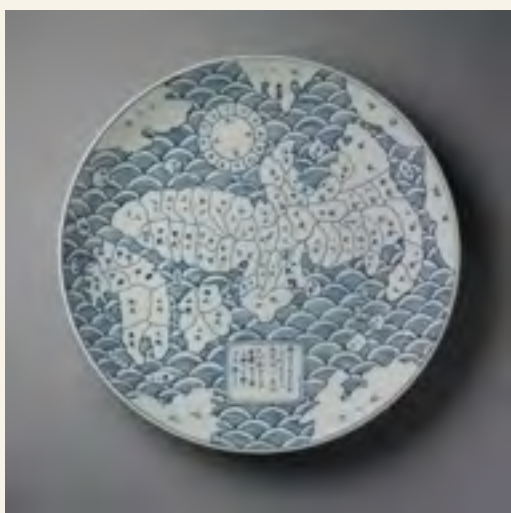
展览平面图



何谓地图？

直到最近，地图学的讨论通常都集中于以西方为主的历史观。虽然欧洲地图主张以遵从科学理性和客观性为上，但在亚洲，对于地理现实有着不一样理解的制图传统与手法已经流传了两千年。从地中海到太平洋，源自亚洲的地图展示了对世界的不同想象。我们在木版画卷、布画、陶瓷器皿和其它媒介上都可以找到地图，它们促进和加深了人们对亚洲和世界的了解。

本次展览通过展示 15 至 20 世纪初的珍稀地图，揭示了亚洲地图绘制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它探讨了复杂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历史，以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并如何塑造了这一丰富的制图文化遗产。



日本地图瓷盘

日本，江户时代，1830-1843 年
有田烧青花瓷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青花地图瓷盘只产于1820至1840年代日本九州的有田窑。这些特色设计反映了当时的主题和日本本土装饰风格，而不是早期的中式图案。在这个磁盘中，位于中心位置的日本主要包括了本州岛、四国岛和九州岛，四周被六片陆地包围。它们包括诸如小人国和女护国等虚构的地方，以及松前、虾夷（北海道）和琉球（冲绳）等真实的领土。在面对外国压力要求日本开放贸易的时期，这些地图肯定了日本的国家身份。



绘上中国地图和北京地图的扇子

中国，清朝，十九世纪
木版印刷，纸本手工着色
法国私人珍藏借展

这把扇子的正面和背面各绘有一幅地图。正面为《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这幅地图描绘了在乾隆年间达到最大版图的清朝中国疆域。背面则是《内九门外七门三街六市街道全图》的北京地图。它描绘了内城和外城的城门、地标、主要街道和胡同。

不同的世界

亚洲的地图绘制传统与起源于这片广阔大陆的文化一样地多元化。源自不同文化的世界地图受其原生文化的信仰体系、地缘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样貌。伊斯兰世界的地图绘制传统可以追溯到波斯、希腊和印度。相比之下，印度的地图及其对人类世界的描绘是基于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这三个源自印度的宗教的宇宙观。三者都强调了须弥山的中心位置，而南瞻部洲或人界就坐落于此山外围。

在东亚，日本地图绘制受到这些宗教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宇宙观中描述的南瞻部洲。与此同时，韩国的《天下图》则反映了以中国为中心，另一种不同的世界观。

亚洲古地图提供了另一些不同的看待自我、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方式，世界上各个文明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南瞻部洲万国掌菓之图

头陀浪华子 (1654-1738) 编制，文台轩宇平出版

日本，江户时代，1710年

折叠地图、木刻版画、纸本墨水印刷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学者僧人头陀浪华子试图将整个包含众多国家的已知世界浓缩成一张“可以握在手中”的地图，这反映在它的标题《南瞻部洲万国掌菓之图》之中。

根据佛教的宇宙观，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而神山南面的大陆是人类居住的南瞻部洲。在这张地图中，南瞻部洲被描绘成由经典佛经记载的土地组成，呈现出人们熟悉的顶宽底窄形状。该地图进一步反映了西方地理知识，绘入了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地，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耶稣会制图师利玛窦所绘地图的影响。它代表了制图者试图在重申长期确立的佛教世界观的同时，也将从西方地图吸收的新知识纳入这幅地图中。



1154 年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

(WELTKARTE DES IDRISI VOM JAHR 1154 N. CH., CHARTA ROGERIANA)

康拉德·米勒摹绘副本, 斯图加特, 1928 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展

1154 年, 阿拉伯地理学家穆罕默德·伊德里西 (Muhammad al-Idrisi, 1100–1165 年) 完成了他的地理著作《云游者的娱乐》(*Kitab nuzhat al-mushtaq fi ikhtiraq al-afaq*)。该著作中的地图最初是由 70 个长方形部分组装成一张单一的世界地图, 就像制图历史学家康拉德·米勒 (Konrad Miller) 在 1928 年摹绘副本所展示的那样。伊德里西的地图涵盖了欧洲、北非和亚洲的各个地区, 非常逼真, 在那个时代相当罕见。此外, 这张复合地图遵循伊斯兰地图绘制传统, 地图的顶部为南方。

该文本及其随附的地图也分别称为《罗杰之书》和《鲁杰罗之图》(*Charta Rogeriana*), 因为它们是由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委托制作的。它们代表了伊斯兰世界地理知识与十二世纪欧洲地理知识的交汇点。欧洲学者和旅行者被传唤到位于巴勒莫的王宫就该项目进行咨询, 伊德里西因而从他们口中获得关于欧洲、地中海地区、北非和西亚的第一手资料。而北非和西亚以外的非洲和亚洲地区, 伊德里西则参考了托勒密《地理》的阿拉伯文译本。因此, 这张地图所描绘的欧洲、地中海、北非和西亚地区比非洲和亚洲的其它地区更加准确。





《诸地理胜》里的世界地图

伊本·霍卡 (歿于 977 年)

15 世纪

手抄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展

《诸地理胜》(*Kitab surat al-ard*) 最早是由阿拉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伊本·霍卡 (Ibn Hawqal) 于 10 世纪撰写的。他在与其同时代的学者伊斯塔赫里 (al-Istakhri) 所著之《王国之路》(*Al-Masalik wa-al-mamalik*) 的基础上, 修改并增添了他在旅行期间从旅行者和商贾那里获得的知识。

这张世界地图以伊斯兰世界为中心描绘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该地图遵循伊斯兰制图惯例以南方为顶部, 同时也受到了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地图绘制传统的影响。它的椭圆形状可能是基于托勒密的第二种地图投影, 而尼罗河的描绘也反映出托勒密的影响。伊本·霍卡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在之前的阿拉伯作品中不曾见过, 这表明其对源自欧洲地理知识的认识。



天下图

来自《海左图》, 韩国, 朝鲜王朝, 19 世纪

纸本木版画, 手工着色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这张世界地图出现在韩国地图册《海左图》中, 这类地图册沿用中国地图绘制传统中的名称, 统称为《舆地图》。《天下图》描绘了由内海隔开的两个大陆, 一个内部大陆和一个外部环状大陆。内部大陆代表已知的世界, 中央是中国, 旁边是朝鲜王国。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琉球、安南和暹罗——也包括在内。

这些地图出版于 18 至 19 世纪朝鲜王朝后期。当时, 西方世界观念给予了亚洲制图师们极大的冲击。在朝鲜王国与世隔绝了 200 多年之后, 《天下图》回归到了当时人们熟悉的以中国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未知地域的古老世界观。这样的描述使广大的世界变得不那么复杂和具有威胁性。

帝国、王朝与古都

直到 20 世纪，地图和测绘都预示着帝国的扩张。帝王们委托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调查和制图项目，以确立他们的权力并阐明对其领土的合法统治权。地图是政府伸张政权和行政的工具。国家制图师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地图，包括描绘统一疆域、行政地图以及位于政治权力中心的首都和皇宫的规划图。

到了 19 世纪，地图已成为另一种权力形式——殖民征服——的重要工具。在横扫亚洲的过程中，欧洲帝国列强收集了当地的堡垒、城市和边境地区规划图，以了解当地地形和人民。随后，由在地地图制作者在当地制作的殖民地图，使如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人等殖民者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他们的新殖民地。



法国殖民越南和柬埔寨 克萨干丹县 (KHSACH-KANDAL) 地图

柬埔寨，法属印度支那，1880 年代
纸本墨笔设色
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巴黎）借展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征服始于 19 世纪中叶。从 1858 年到 1897 年，柬埔寨、老挝以及越南，包括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三省，逐渐落入法国的控制之下。法属印度支那——即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统称——就这样诞生了。

这张地图是柬埔寨精英应法国殖民当局的要求而制作的一系列地图之一。它们受到中国和越南的制图模式的影响，在法国军方所提供的纸张上以印度和缅甸的传统制图手法绘制而成。

这些描绘当地居民生活的地图是最近从法国远东学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的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总部位于河内的 EFEO 成立于 1898 年，最初称为印度支那考古团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Indochine*)，1900 年更名为现名。

本次展览共展示六张 EFEO 地图，每次展出三张，展览期间轮换一次。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黄千人 (1694-1771)

中国, 清朝, 1815 年后重印

挂轴, 木版蓝墨纸本

横滨市立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借展

此《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的修订扩大版。原图于 1767 年由制图师黄千人首次进献给乾隆皇帝。

这样的“天下”地图是用来正当化清朝扩张主义政策的意识形态工具, 并且记录了不断扩大的多元文化满清帝国的行政变化。这张地图描绘了以不同符号区别的行政区划和单位, 以及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清帝国的疆域在乾隆年间 (1736 - 1796) 达到最大版图, 而这地图则标志着此清帝国的一统江山。





最新北京内外首善全图

自强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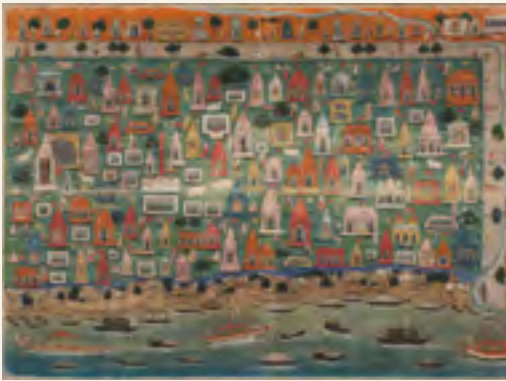
中国, 清朝, 约 19 世纪末

石版画, 纸本墨汁印刷挂轴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这幅《最新北京内外首善全图》取材于现存最古老的北京详细地图——由中国官员海望、宫廷画家沈源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于 1750 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这里展示的是光绪年间 (1875 年至 1908 年在位) 北京城全貌, 地图上描绘了新的住宅、使馆区和东长安街以南的铁路。

北京地图一般都会勾勒出四个主要城区——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以及一些重要的地标。紫禁城以北京城中轴为中心, 象征着皇帝或“天子”在这个宇宙的中心地位。这座城市的标志性“锁孔”形状则是在清初政府拆除一些北部城区并在南部建造外城区而形成的。



贝拿勒斯地图

印度, 莫卧儿王朝, 约 1750-1850 年

染色棉布

印度传统文化馆借展

这张地图是一件描绘瓦拉纳西 (Varanasi) 的布画 (pata)。瓦拉纳西也称为贝拿勒斯 (Benares) 或喀什 (Kashi), 是印度教的七大圣城之一。它位于印度北部北方邦圣河恒河河畔, 地理位置优越。在此处的以湿婆神为主神的湿婆金庙等寺庙和圣地吸引人们来此朝圣。

今天, 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朝圣者继续在日出时分于恒河沐浴以净化罪孽。一些朝圣者在河边被火化, 骨灰随后撒落到河里, 因为他们相信在瓦拉纳西火葬可以让他们的灵魂获得解脱并摆脱生死轮回。画中面向河流前排的寺庙中绘有湿婆金庙, 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的中心。

图绘行程

从 13 世纪开始，陆上和沿海航运路线的蓬勃发展将探险家、商人、学者和宗教朝圣者带到了亚洲和世界各地。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 年）和明代宦官郑和（1371-1433/35 年）等探险家或穿越丝绸之路、或跨越七大洋，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后来被用于出版物和地图文献。

基于此绘制而成的行程图是陆地旅行和海上航行的重要导向工具。无论是皇帝还是旅行者，不同的行程图也具有象征意义，将领土之间的联系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也绘出了人与重要地点之间的关系。



《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天体导航图

茅元仪 (1594-1640)
中国, 清朝, 十九世纪末再版
木版印刷, 包背装订书籍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藏
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捐赠
B26078782G

《茅坤图》于明朝末年首次刊于《武备志》中，是一套 40 页以明朝穆斯林宦官郑和（1371-1433/35 年）的航海图为基础绘制的导航图。

奉明永乐皇帝（1402-1424 年在位）之命，郑和在 1405 年至 1433 年间七下西洋。明朝帝国的这些海上远征开辟了从东南亚到印度洋、亚丁湾以及霍尔木兹等中东重要贸易枢纽的贸易和进贡路径。

这里展示的是《茅坤图》中四张跨洋航海图之一的《过洋牵星图》。它们覆盖了苏门答刺（今苏门答腊）、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最北端、以其土产命名的龙涎屿（Rondo Island）之间的路线。

星野定象放洋之图

中国, 清朝, 约 18 世纪

墨水折叠插页, 纸本设色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这幅私人委托制作的海图《星野定象放洋之图》描绘了一个径向分为 12 个部分的天体图, 每个部分象征着一个中国罗盘上的 12 个方向之一。中央位置是一艘中国帆船, 在画风写意的波浪中航行。

每个径向部分写着罗盘方向、地理方位、及其描述等细节, 以及与相对应方向相关星座的描绘。图外以逆时针循序标示着古时用以表示时间的十二地支, 从“子”区 (浅红色) 开始并以“亥”区 (棕色) 结束。例如, 子方向指向琼州, 即海南岛, 以及星座仙后座 (阁道)。结合所有图上的信息, 这张海图提供了这艘中国帆船所在位置的坐标, 即菲律宾西北部的南中国海海域。



皇家墓陵拜谒行程图 (MUKDEN-IDE DUN UDEN-IRUGAN)

起居注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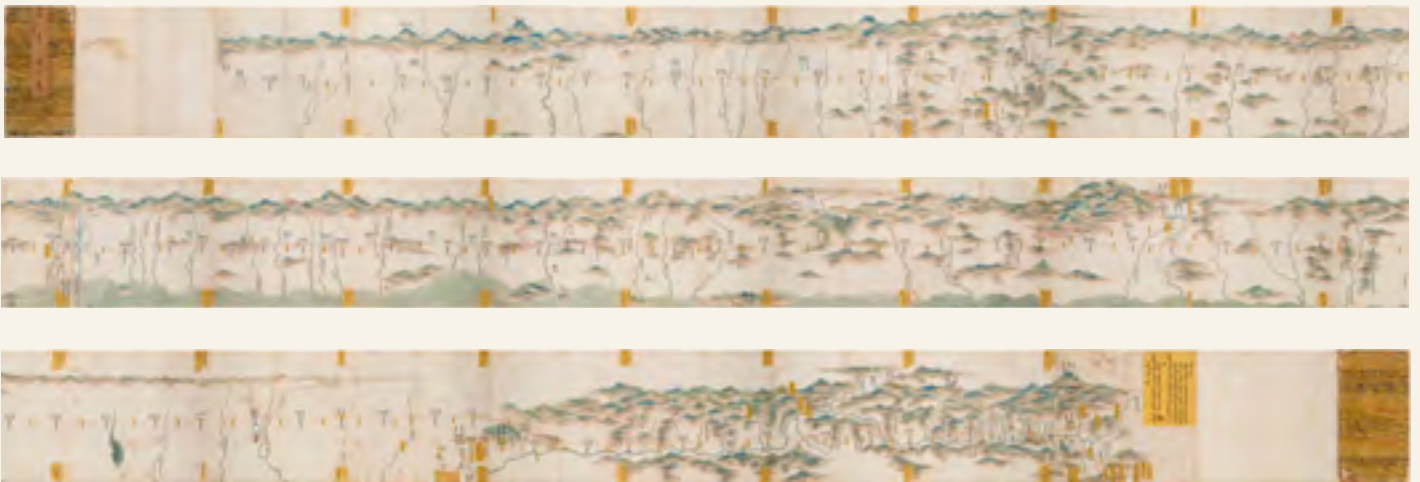
中国, 清朝, 1778 年

手风琴式折叠地图, 纸本墨笔设色

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林珍藏借展

这幅地图以满文和汉文书写, 详细描述了 1778 年清朝乾隆皇帝 (1735-1795 年在位) 第三次东巡的路线。它记录了他的行程路线 (用红色虚直线表示) 及停留点。该地图的满文标题的意思为“盛京昼夜停留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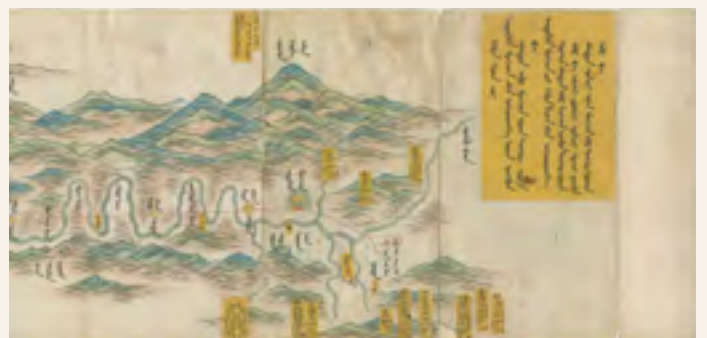
这些皇帝巡幸之旅的目的可包括狩猎、军事演习和考察清朝领土等。与历史上其他北方政权一样, 巡幸出行对于在马背上打江山的满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东游留都盛京和拜谒爱新觉罗皇家陵墓让清朝皇帝可以表现出对祖先的崇敬, 并彰显他们在位统治的正统性。这些巡幸也是一种帝国视察, 以宣扬满族政权。



这张行程图全长 608 厘米, 循序为从左到右。



启程地特写: 乾隆于北京启程, 满语标为 Gemun Hecen, 即京城的意思。



最终目的地特写——清永陵 (Enteheme Mungan)

地图交流

制图学史上多是不同文明之间有关地理知识和制图方式的交流。耶稣会士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在中国的地图绘制工作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利玛窦通过他的地图，向中国展示了全新的世界观，并在中国制图史上留下了印记。法国耶稣会制图师与中国同仁合作，在中国进行了全面土地测量，并制作了《康熙皇舆全览图》，此图后来大大地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

当耶稣会士的地图传到日本时，它们也对日本地图绘制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是 17 世纪日本流传最广的地图之一，并催生了日本简化版的《坤舆万国全图》。

然而，跨文化地图交流并不总是顺利的，因为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世界观相互抵触。耶稣会士地图在东亚挑战了人们长期持有的中国中心观和佛教宇宙观，因而引发的反响不一。



中国、中国鞑靼和朝鲜王国地图

出自《中国通史：包含对中华帝国的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和物理描述……》，第一卷

(地图) 唐维勒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 年)

(书) 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年)

伦敦: J.瓦 (J. Watts), 1739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藏

B29265401G

18 世纪初，清康熙皇帝御令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华帝国进行调查。从 1708 年到 1717 年的十年间，法国和其他欧洲的耶稣会士与他们的中国同仁合作，根据他们的勘察制作了一部完整而科学的地图集，称为《皇舆全览图》。

耶稣会士把地图集里的资讯传到了欧洲。在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杜赫德收集了传教士的报告，委托皇家制图师唐维勒制作地图，并于 1735 年将其编入百科全书式出版物。本次展览展示了理查德·布鲁克斯 (Richard Brookes) 1739 年的英文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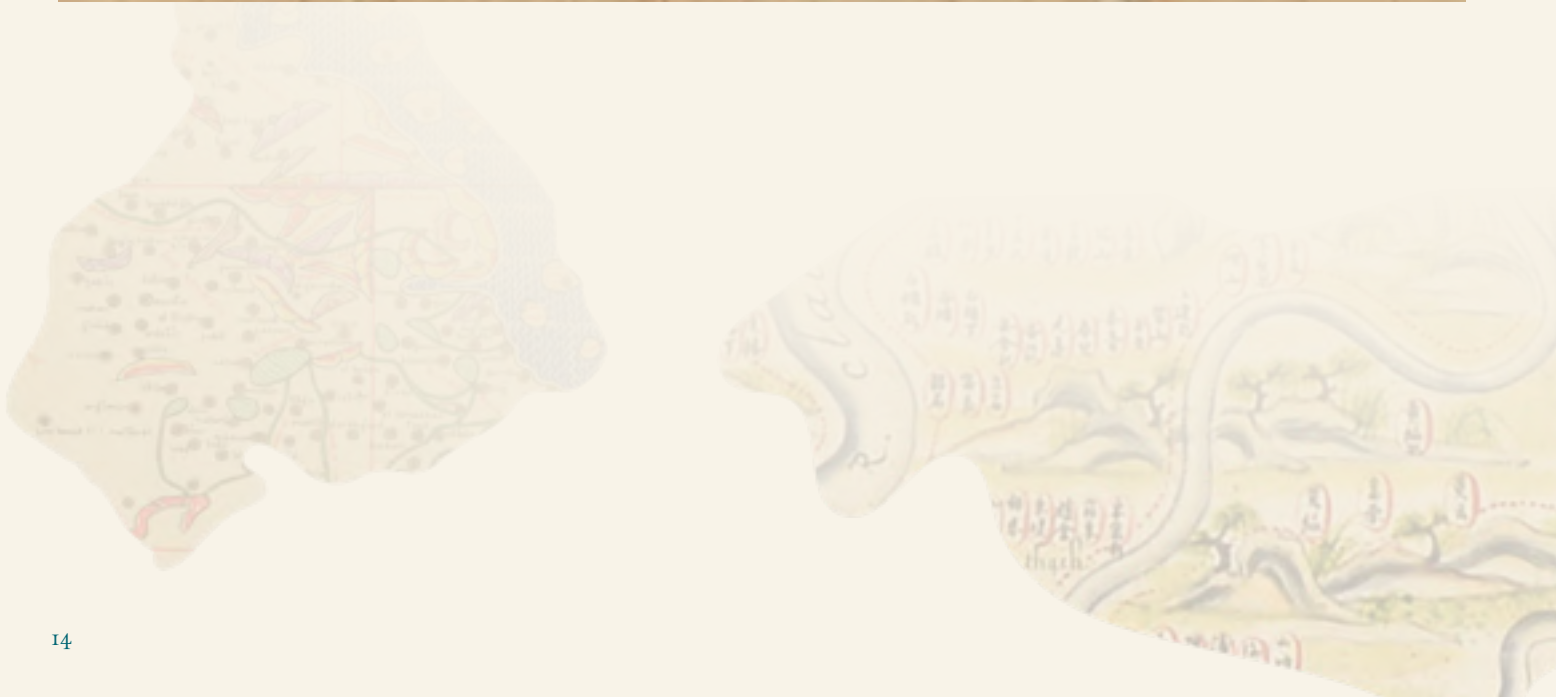
坤輿万国全图

日本, 江户时代 (1603-1867 年), 年份不详
手抄折叠地图, 纸本墨水设色
横滨市立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借展

利玛窦 1602 年印制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将欧洲世界地图绘制方式介绍到了明朝中国和东亚。流传到了日本后, 日本人对该地图进行复制和改编, 而本次展览展示出的地图就是其中之一。利玛窦的地图在日本广为流传, 对日本的制图学和宇宙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这幅在日本改编的地图与利玛窦的原作同名, 但它是后者的简化版本, 并且风格相异。与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相比, 相同的是它具有主要纬度圈、五大洲和国家的分界线, 以及对各处的地理和社会文化的诸多描述。虽然这张地图中的文字是用中文书写, 但大多数地名都带有日文片假名拼音。

日版《坤輿万国全图》由手工着色, 色彩丰富, 精美。除了拥有传播知识功能外, 可能也是一件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而利玛窦的原版地图则是一张单色木版画, 非常详细、资讯丰富且没有任何修饰, 它还包含比日本改版地图更多的资讯。





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

王君甫

苏州, 清朝, 1663 年

折叠地图, 木版印刷, 纸本手工着色

横滨市立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借展

晚明时, 耶稣会士将世界五大洲的概念带到了中国。此地图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地图与欧洲地图特色的世界地图之一。

这张地图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论述, 即中国就是世界或“天下”, 因此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尽管地图是在清康熙年间 (1661-1722 年) 出版的, 但这张地图详细描绘中国的两个首都 (南京和北京) 以及明朝 (1368-1644 年) 的 13 个省。外国则散布在地图的边缘, 是一些既小又微不足道的地方。它们包括欧洲和西亚 (左上)、非洲 (左中)、北美洲 (右上) 和南美洲 (右下)。地图上也标出了一些神话传说中的地方, 如地理古籍《山海经》中提到的女人国和长人国。



肥前长崎图

耕寿堂 (第一版), 梅香堂 (修订版)

长崎, 江户时代, 19 世纪中叶

折叠地图, 木版印刷, 纸本设色

法国私人珍藏借展

这张长崎地图属于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叫做“长崎绘”的木刻版画。它们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的场景, 其中经常包括外国人或外来事物, 满足了日本公众在锁国时期对外国的好奇心。

这里所描绘的区域包括位于地图中央的出岛、长崎市区和其港口, 以及港口对面的山脉。作为日本锁国政策的一部分, 出岛建于 1634 年, 旨在将西方人 (主要是荷兰人) 的活动完全集中在这个人工岛上, 并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本岛。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出岛上设立了一个贸易站, 而出岛也成为了日本的“兰学” (荷兰研究) 中心。作为贸易的一环, 荷兰人将大量欧洲地图、图表和地球仪运往日本, 供日本大名 (地方领主) 和江户幕府使用。



感谢您参观本展览。



如需有关本次展览的更多资讯，
请浏览 www.go.gov.sg/mtw。



请到 www.go.gov.sg/mtwprogs
浏览有关各项活动、工作坊和导
览的完整列表。

主办方:



合作方:



相关活动:



支持方:

TEMASEK

TIKEHAU
CAPITAL